

## 说“补”

■邵勇

自从女娲炼石补天之后，中国人就一直都在忙于修修补补。

“补”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蜿蜒的长城需要修补，古老的故宫需要修补；疏远的亲情需要时间来弥补，久违的友情需要联络来弥补，贫困的爱情需要金钱来弥补，日渐疲软的气节需要英雄来弥补，贪腐的朝政需要干吏来修补，缺损的金瓯需要名将来补救……“补者，完衣也。”（《说文解字》）生活这件华美的袍确实需要我們不断地缝缝补补。

“补”是中国人的一种优良品德。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曾经看过丰子恺先生的一幅漫画，一位母亲带着大大小小四个儿女，题款写着“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补阿四”，道出了我们那代人童年缺衣少食的生活状况。补衣服，补鞋，补碗，补缸、补胎……哪一种东西不能修补？补，体现的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但这种勤俭节约的美德现在却正日益消

失，当下身边有多少小孩不是浑身名牌，高档手机电脑，锦衣玉食？

“补”是中国人的一种哲学思维。中医强调冬令进补，道家主张服食补气、采阴补阳，民间流传“吃什么补什么”，骨折了喝排骨汤，脚崴了啃猪脚，体虚了吃牛鞭，不知道脑子不好是不是要吃猪脑。

“补”是中国人的一种谦虚态度。好好一幅字画，偏偏落款要写上“补壁”；明明很隆重的会议，决议却往往在主要领导最后的“补充几句”；自己的作品付梓，一定要请大家“补正”几句。

“补”也是中国人的一种人生追求。重大项目完工，媒体均会报道“填补了某某空白”。名人的书籍字画、生平事迹不少，偏偏学者大多喜欢搜罗补遗。

千百年来，留在远行游子心中的是母亲油灯下“临行密密缝”的温柔剪影，诠释了母爱的深沉伟大；刻在读者心中的“勇晴变夜补雀金裘”的美丽倩影，补的是“心比天高，身

为下贱”“不愿做奴才的奴才”的人格完整性及对平等爱的追求；装在官员心中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辛酸背影，跑部买官，送礼送钱送色，用尽心机，为的是谋求上一级座椅的候补位置。

至于什么时候补？中国人讲究当令适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船到江心补漏迟。”看似矛盾，实际上差的就是那份“势”。

作为高三班主任——世间最小的领导之一，最后也允许我补充几句：高三学子们，高考结束了，意味着要告别灰色的高中生活，好好补个觉，去组团旅游一下，读了万卷书，该补上“行万里路”的下句，然后继续走自己精彩的人生之路。



### 凡人脸谱

## 幸运的Lucky

■瞿春红

Lucky是一条土狗。四年前，Lucky和它的兄弟姐妹刚刚出生，被遗弃在路边一只垃圾桶中。寒冷、饥饿、孤独，很快夺走了三只小狗孱弱的生命。Lucky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世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不久，一只大手翻动着垃圾桶，Lucky就这样被一个德国人救了下来。

这个德国人是我表妹的老板Max，当时他带着表妹和另一个员工开车经过这一路段，敏感地听到了狗狗的鸣叫声。对于一个家里养了大量宠物的而言，对小动物见死不救等同于犯罪。他亲昵地呼唤小狗“Lucky”，脱下了自己名贵的西装，裹住了肮脏的小狗，就像给刚出生的婴儿穿上了襁衣。

公司里没办法照顾一只刚出生的狗，表妹想到毕业两年还在家躺平的弟弟，就自告奋勇抱养了Lucky。此刻的Lucky病弱交加，表妹把它送入宠物医院救治。这两周内，表弟不离不弃地陪护，学会了如何协助一只还没断奶的小奶狗饮食排便排尿，如何训练小狗定时定点排泄、吃

### 朝花夕拾

## 一棵树的倔强

■祝美芬

这是阳春三月的一个清晨，我在阳台走动时无意中望向窗外，发现门前那截一人高的树桩在这几天竟长出了几簇深红色的小树叶！几日不见，它的这一明显变化让我不由为之触动。它仿佛在向人们宣告：“我是一棵树！”要知道，前面很长时间内，它是仅作为一截树桩那样的存在。

它可真有意思！这样想着时，我不由下意识地探头往旁边邻居家门望去，她家门前的那株樱花树像往年那样已满树花开，甚至已开始显出凋谢的迹象了。往年家门口的这株红叶李在春日里可是与这棵樱花树争相媲美的。邻人门前的那株樱花树冠宽广，花儿浪漫温馨。而我家门前的这株红叶李胜在树干高大，树冠直冲四楼，满树粉白色的李花上下参差错落，纯洁高雅不输那株浪漫派的樱花。

去年夏末秋初的一个傍晚，下班回家的我习惯性地打开阳台门，去看门前院子里的花草情形。在我打开阳台门的刹那，感觉眼前异常的敞亮，定神一看，发现门前这株遮天蔽日的红叶李竟只剩下了一截一人高的树桩！园林工人肯定是看到它长得过高已严重遮挡了我家的阳光，于是好心将它修剪成这样了。第二天早上我见到那位园林工人在草坪处劳作，便向他问起这株红叶李的“变身”事，他说是的，昨天帮我们修剪了，还问我好不好。我当然知道他的一番好心，连忙说：“好！好！”他听了后感到很满足的样子，继续干起手头的活儿来。说起这株红叶李，上回婆婆来我家，她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想办法让人来修剪一下这株树，它挡阳光”。从这角度来说，这一回修剪正好实现了她的心愿。

饭，知道自己的名字，听懂主人的指令：如坐下、噤声、开门等。

在表弟的精心照料下，Lucky渐渐长大，它毛色棕黄，双目晶晶若有神采。或许是从从小就受到表弟一家的宠爱，它对人类极其信任，我第一次见到它，它惊讶地冲着我吼叫不止。我在表弟的指点下喂它吃了一块饼干，它立刻亲热地挨着我的腿把我当成了朋友。我坐下时，它就蹲坐在我面前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眼神蠢萌，憨态可掬，叫人无法不喜欢它。

舅妈有洁癖，喜清静。为了不让舅妈烦恼，表弟每天都会给Lucky驱虫、洗澡，用吹风机吹干一身黄毛，久了，Lucky也像舅妈一样有了洁癖，不仅排泄、饮食非常讲究，而且一到洗澡时间，就会自觉来到浴室。

一开始，Lucky只要蹭了一下沙发，舅妈都要立即把沙发垫揭掉、清洗。衣服更是如此，舅妈严禁Lucky靠近自己。今年春节，我去舅妈家拜年，惊见舅妈抱着Lucky取暖，一人一狗竟如此和谐。

变化最大的是表弟。自从舅舅去世，原本开朗的表弟就变得越来越沉

默，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失败者，认定自己不仅什么都干不好，而且还会拖累别人。毕业后虽然找过工作，但做什么都干不过两个月，人也变得越来越社恐：不出门，不见人，有时候可以几天都不说一句话。那時候春节亲友相聚简直就是表弟的灾难日，面对大家的问话，他总是憋红了一张脸不知如何应对。众人的热闹越发衬托出表弟的孤独绝望。

对Lucky的照顾、教化，让他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Lucky对他的全心依赖和信任，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Max和他的妻子都热衷于养“宠物”，在他们德国的庄园里，养着两匹马、五只羊、三只猪、若干鸡鸭鹅狗猫……若不是疫情，Lucky早就被带往德国了。他们时刻惦记着Lucky，两人都加了表弟的微信，隔三岔五视频聊天，看Lucky的日常起居。Max夫妻不仅让表弟学会了流利的英文，听懂了一些德语；还驱散了他的阴郁，点亮了他的笑容。

最初的遇见纯属偶然，磕磕绊绊走过四年，时光记录了点点滴滴的精彩，幸运眷顾了生命里的每一个角色。



真不知道了。再看看这截近乎光秃的残存树桩，想想希望真是渺茫。

紧接着的第二天清晨，我像往常那样去阳台晾晒衣服。在往窗外晾晒之时，我无意间瞥向树桩那片地方，竟望到树桩一侧的树叶上有一块白色的斑点。难道是花？这个念头一闪立即就被自己压了下去，这不可能，大概是鸟粪吧！于是便看了看树桩旁边的地面，那块青石板上也有几块白斑，根据经验这些肯定是鸟粪。但心里还是有点不甘，于是决定走到室外一探究竟。当我走近树桩，朝那簇有白斑的树叶定睛望去时，哇！原来刚才所见的“白斑”竟真的是两朵盛开的粉白色李花！这截树桩还真开花了！而且还不止这两朵，躲在旁边的一簇小树叶间还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这真是太令人意外了！

如果说昨日的我还在为这棵树为了证明自己是一棵树硬是长出了几簇红叶而震惊，而今天的我更要它为竟开出李花而惊诧万分了！这意外的惊喜来得太快、太多、太突然啦！如果说这截红叶李树桩长出了几簇树叶是为了向人们宣告“自己是一棵树”的话，那么它今几个开出了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一棵李树”！为了证明自己曾是一棵作为风光无限的红叶李之存在，哪怕今日的自己仅剩了一截残存的树桩，也要倔强地在春日该长叶时长叶，该开花时开花，哪怕只开一两朵也好！

两个平常的早晨，却接连给了我两次不寻常的心灵冲击，让我的心掀起阵阵波澜！这生命的力！这红叶李以自己的倔强，向我、向世人展示的自然之力！

### 湘湖诗会

## 亚运,我心中之城

■傅钰涵

旭日，跃起在东方城
激荡着浪的英姿
照耀着鹰的傲骨

朝霞，染红了杭州湾
挥洒着浪的澎湃
映衬着鹰的风采
海天一色，光影交错
一幅幅蓝图徐徐展开
一个个身影奔赴而来

那是奥林匹克
在古希腊点燃
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而来
那是亚运健儿
从亚细亚出发
朝着朝霞染红的钱塘汇聚

大江汇东海，一湖居城中
这里，有跨湖夜月
千年的古船我们传承血脉
这里，有苏堤春晓
报春的垂柳我们挥别寒冬
这里，有干帆竞发
蓬勃的江涛我们勇立潮头
这里，有巨龙腾飞
富饶的土地我们砥砺前行

立钱在钱塘江的岸堤边
观大潮汹涌，看搏浪渔舟
站在西湖畔的古塔上
品柳浪闻莺，听南屏晚钟

清脆的鸟鸣
到处传诵着美丽动人的故事
悠扬的钟声
已经敲响了丰收满仓的节拍

欢呼，喝彩
述说着我们对杭州的表白
欢呼，喝彩
倾注着我们对亚运的期待

五千年良渚沉玉琮
八千年跨湖桥古舟
孕育出千万东方儿女
涌现了万千中华健儿

如今，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时代
即将焕发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彩
你听，亚洲雄风已高声吟唱
你看，亚运健儿将踏歌而来
我们翘首以盼，满怀期待
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四海

山外青山楼外楼
钱塘江上泛轻舟
杭州，正绽放出迷人的风采
大莲花体育场，世纪城亚运村
以国际水准喜迎八方宾朋到来

亚运，心中的那座城
让我们，用坚实的臂膀
撑起你心中这一片片热爱
让我们，用虔诚的崇拜
擦亮你胸前那一块块奖牌

亚运，心中的那座城
让我们
携手同行，披荆斩棘，筑梦未来
让我们
扬帆起航，长风破浪，共创时代

### 渔浦，我们的爱始于千年前

■卡卡

好久没为谁心动了
但今天，第一次见你
我眼睛定格了
我搜肠刮肚
也无法描述你的美
我词穷了

回程中，我开始了对你的思念
短短几小时
你嵌进了我的心窝、我的脑瓜
渔浦……渔浦……
暮然，我闪过前世的记忆
原来，我们的爱始于千年前

那年，我赴京赶考，途径渔浦
深深被你迷恋
忘却了十年寒窗之志
一个黑夜，一声巨响
渔浦刹那间面目全非
我万分悲伤踏上长安之路

进京我春风得意高中状元
但渔浦依然是我一生的痛
多少世的轮回
我以为忘却了你
没想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我的渔浦，你还记得我吗？

### 风景独好

## 木棉花开

■陈涌涛

到韶关已近中午，下了场雨，感觉一小时半刻还不会消停，就在旅馆休息，一觉醒来，雨还在下，但不大，所谓霏霏春雨亦有致，必不能令自己寓于客舍，于是各撑了把伞出门去。

一会儿雨住了，到处湿答答的，市区内式样老派的商店铺面在枝干遒劲的大榕树底下，半映半掩，渲染出这座岭南名郡的年代感。街树绿叶如盖，把天空挡得严严实实，使得街上晦暗如暮，即便是夏天，在这样的街上闲行购物，也应无须顾忌烈日曝晒。

城市清爽整洁。行人不多，汽车很少，给我们一个十分安静的印象。

穿过一条小巷，走不远便到了江边。天空云团堆叠，似有阳光破云欲出。江心有一塔，塔的后方是一座跨度很大的公路桥，塔跟桥同框，一横一竖，构图丰满，不由让我联想到钱塘江大桥与六和塔的经典搭配。

雨后的空气受到天光的映辉，好似刚揭掉面膜的女人，透着滋润和鲜亮。沿着江边悦目的绿带漫步，就像行走于画廊，心情大好。

许是时间的关系，要么是刚才下雨，江边人也很少，像我俩这样戴着棒球帽背着旅行包的游客，基本上没有。这么清闲美丽的城市，少有纷纷的游人，觉得有些诧异。

偶有清扫工从身边走过。叫不出名字的亚热带植物叶子上堆积着晶莹的雨水。一个年轻女人低头靠在座椅上抽烟，单手支颐，情调忧郁。不时有水珠落在颈上，抬头一看，高高的树顶开满火红的花，绽放在雨后的天空。

我问迎面走来的一位妇人，这条是什么江。她的客家话语音难辨，比画一番才明白，叫浈江。她指着眼前的江面说：这里是浈江，你们看，水是黄的，再往前走，那宽阔处叫北江，过了那塔，转个弯，便是曲江了，在三江交汇的地方，水就是青绿色了。

也就是说，韶关是一个为三条江所围护的城，东浈江，西曲江，南面为北江，称之为“三江六岸”。在我国，有这样地理地貌的城市绝无仅有。

放眼望去，江心处有一块绿地，塔就在那岛上。塔叫通天塔，始建于明嘉靖，毁于清咸丰，眼前的塔，是2012年动工重建的新塔。从时间的纬度而论，新塔虽然短浅，但重建总是好事，日子久了，自将渐变为远昔的风景。兴毁之间，有过的悲与喜，凝溶为史，便是厚重。

慢慢地走，水域越见宽广，还真没见到过城内有如此宽阔的江面。仔细观察三江汇集处，水色果然有异，不免称奇。

韶关不光地理位置独特，也有不少旅游资源。离市区五十公里的丹霞山，早就是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了；城东南的南华禅寺，为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祥之地。

前面又有几棵树顶开花的高大乔木，光洁的主干挺拔威武，枝上绿叶无几，却将极为灿烂的一树红花顶在头上，像一只只骄傲的孔雀。

两位老人挽臂而至，见我们在欣赏树和花，那老伯走近来问我，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我说我们不认识啊，惭愧。老者朗声说道：木棉树，木棉花(花)啊！声音之铿锵，神情之正色，就像在夸耀胸前挂着勋章的英雄。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木棉树，它开花的样子真美。

木棉花并非韶关的市花（韶关市花为杜鹃花）。但丝毫丝毫没有影响到韶关人对于它的崇拜之情。它的挺拔，它的高大，它血色似的花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南国人民的集体精神气韵，也许可从海南五指山的吉贝、广州的解放纪念碑，或鲁迅“几树半天红似染”的赞誉中找出答案来。

我俩仰面观望，油然起敬。

那老伯离去，走了没几步，忽见他放开老伴的手，用杖探触篱色，小心踏入草从至树下，俯身捡拾起一个什么东西，又慢慢踱回到我们跟前，往我手上一放说，这个送给你。

我低头看，是一朵花，一朵沾满雨水但依然火红而饱满的木棉花。显然，它刚刚从树上落下。

做个纪念吧！韶关人都喜欢木棉花，带回家……可以煲汤喝，能除湿……

他想说什么，说很多吗？但他最后只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看着两位老人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很感动，多可爱的韶关老人！

躺在手心里的木棉花，其实不小，几乎跟我手掌一般大，沉甸甸，红艳艳。一个刚刚还连接在母体上的生命，忽地脱离开依傍，义无反顾地从那么高的地方纵身一跃，来到我的手上。是它的宿命，还是与我有一种邀般的缘分。

我不禁猜想，在老人漫长的一生中，是否有一个关于木棉花的故事，那会是浪漫热烈的吗，还是缠绵悱恻的？无论如何，那一定无与伦比，注满了灵魂，珍藏在他心底。而在今天，一个潮湿春天的下午，他把她交给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外乡人，“做个纪念”。

待老人走远，我俩遍寻草丛，却再没看到有坠地的木棉花。仅此一朵。